

# 冷病热病

王大米 王大米 2022-05-18 23:48

发表于北京

我生病了，昨天得了冷病，我一个人坐在阴冷的宿舍里看书，即便室外阳光很大，我还是觉得手脚发凉。于是，每隔两小时我冲到厕所去一次，后来变成了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，外面的空气太冷了，尽管是夏天。

我去湖边散步，傍晚湖边好热闹，夕阳还带着一点点温度，女生们都迫不及待地穿出吊带，露出柔美的肌肤线条。岸边跑来几只野鸭和鸳鸯，游来一群大锦鲤，它们循着路人手里的馒头、面包块的弧线争夺食物。在安静、无忧无虑的暮色中，我总能忘记一天中的紧张，人事间的复杂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不追求极致，只要凡事留有余地，给自己后退的机会，那一切还好说。晚上我读小说，在故事细节中流连往返，还给导师留了言，她居然也注意到那个跳楼的女主人公只磕出了一点点血，全身毫发无损的奇迹。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又觉得世界奇妙起来，有多点盼头，有多点奇妙和不可知。

今天我得了热病，是小说里的那种热病，我终于明白是什么感觉。只消我对一个话题思考深入，或者过于在意，我的脸、肩膀都被一股热气包裹着，有点像发烧。今天世界在我眼中又是另外的模样。我觉得它无情、冷酷，不具备一切令人满意的东西。

前几天校园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很多人整夜未连续睡觉，他们在期盼，在憧憬，那个在这个校园中上演过的伟大事件重新来临。这种热情和其背后举止的疯狂，如一盆冷水一下子泼醒我。大家好像在用历史的热情去经历现在，将英雄代入自己，将自己渺小的人生代入无尽的过去中。在我打下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的胸部开始疼痛，那是热病的另一种体现，愤怒的情绪变成生理性的反应。我愤怒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种不知道跟谁说的孤独和无能为力。

我使劲告诉自己，用爸妈的话说，放下我执，可能生活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。可是我还是会愤怒，因为一些越来越小的事情，因为一些越来越不值得地念头。糟糕的是，当我想去叙述、表达愤怒的时候，我的手臂神经充满了麻木的感觉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反而带给我负担，为了解决这一点，我更多地把自己代入羽毛球的弧度、新发的绿枝，还有那只今天冲着我晃动尾巴的灰色鸟类身上，但它并非一直有效。

也许如果我的虚伪和假笑能够消失，那么我的人生可能还会再美好一些。我说这些不是因为感受到某种压迫，而是我太得意于温和给我带来的所有好处，以至于我戒不了这个习惯。希望我从此站在自己的角落里，坐着想做的事情，发着无关紧要的病。